

#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至四号

(1928年1月—1928年2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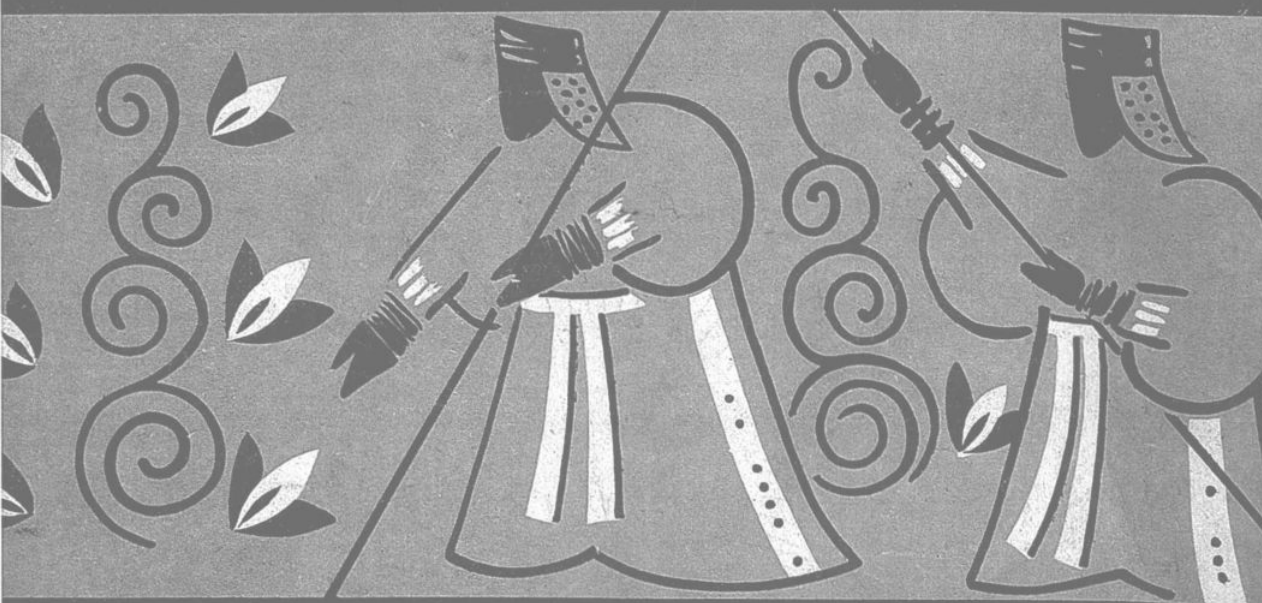
#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至四号

( 1928年1月—1928年2月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東方雜誌

號 一 第 卷 五 十 二 第

Vol. XXV, No. 1 January 10, 1928



行 發 日 十 月 一 年 七 十 國 民

出 五 二 十 二 每  
版 日 十 日 回 月

紙 新 認 掛 特 郵 中  
類 新 聞 為 號 准 局 華



#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號

民國十七年一月十日發行

## 插圖

- 柏林珈琲(三色版) 林風眠作.....一幅
-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一幅
- 最近之中央領袖.....四幅
- 第四次裁軍預備會議.....二幅
- 國際聯盟行政會第四十八次會議.....一幅

## 國際

- ▼日俄提攜的新趨勢.....育 幹(一)
- ▼德奧合邦問題.....育 幹(二)
- ▼又一華僑慘殺案.....育 幹(四)
- ▼第六屆全美大會開幕.....育 幹(六)
- ▼法美非戰條約.....幼 雄(七)

我們需要和平.....愈 之(九)

中國最近之政制問題.....樓桐孫(一五)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高一涵(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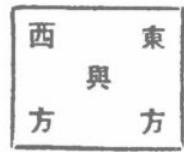
■火柴發明百年紀念.....微 知(一四)

中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武培幹(一四)

■無希望收回的美國國債和市政借款.....遂 初(一六)



英國勞動黨與自由黨政見之比較…………… 俞頌華(三)



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的概觀…………… 板本義孝(七)

中國人口問題…………… 桑原隲藏(九)

中國復興與歐洲之地位…………… 東方輿論(八五)

中國地利問題…………… 培格爾(八)

新創化論…………… 張東蓀(七)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陳垣(二五)

種族平等之科學的論證…………… 范錡(二五)

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 郭紹虞(二三)

■摩西叔數雞蛋…………… 靜恆譯(四)

十年流浪的白俄狀況…………… 文宙(四)

東方之酒神祭——日本海鄉之鬧元宵…………… 哲生(五)

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哥爾團…………… 傲寰(五)

文學與年齡…………… 哲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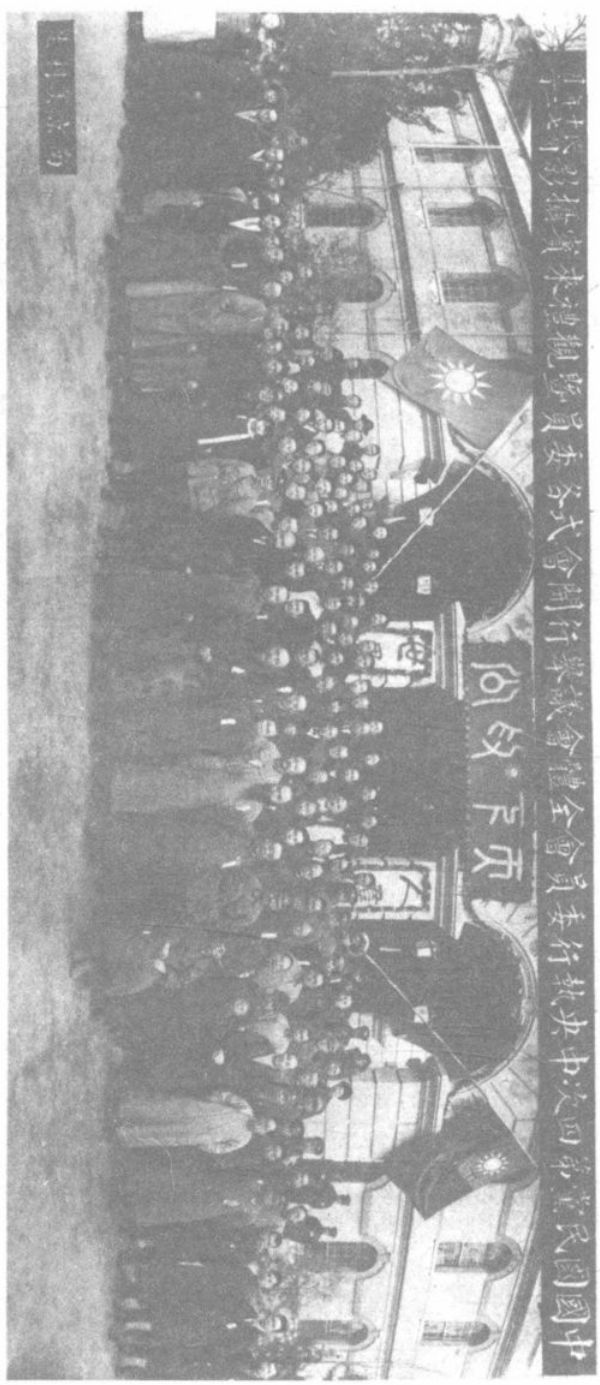
藏身什物櫃中四年的英軍人…………… 途初(二六)

科學的奇跡…………… 大宇(二六)

班四姑娘 (小說)…………… 米星如(二七)

餓 (小說) (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二七)

時事日誌……………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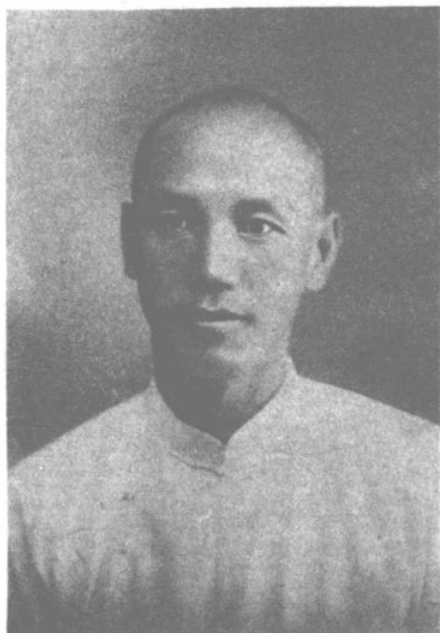
最 近 之 中 央 領 袖



于 右 任



譚 延 闓



蔣 介 石



蔡 元 培

第 四 次 裁 軍 預 備 會 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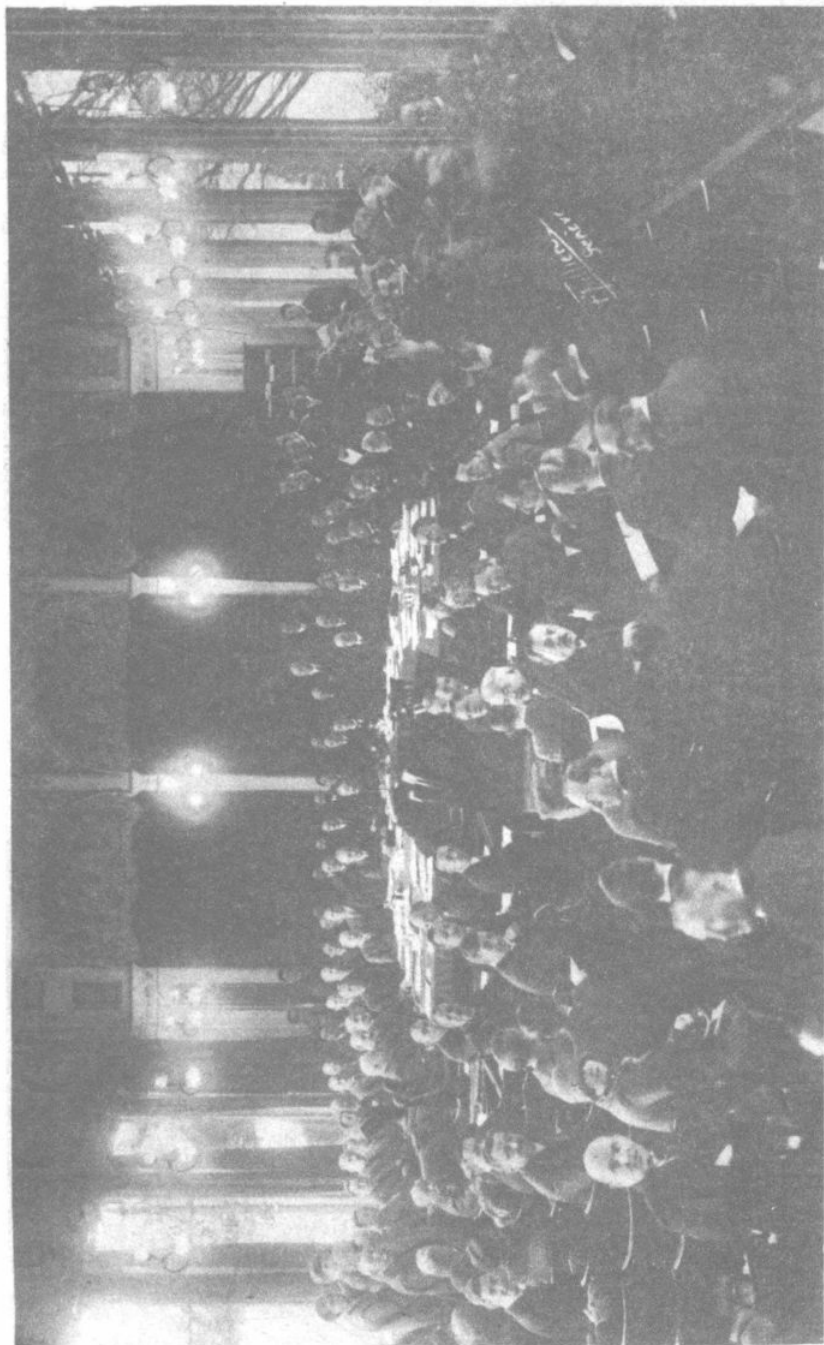


日 內 瓦 預 備 會 議 之 開 會



出 席 會 議 之 蘇 聯 代 表 團

國 際 聯 盟 行 政 會 第 四 十 八 次 會 議



君。陳。錄。我。國。代。表。會。議。主。席。本。屆。者。即。中。正。議。席。種。案。多。決。要。止。二。百。二。十。日。起。至。十。二。月。十。二。日。止。本。屆。自。議。會。會。政。行。本。屆。



## 日俄提攜的新趨勢

在目前中國舉國一致的反俄反共運動中，卻時常聽到日本拼命和俄國接近的消息，這在遠東時局當中，倒是耐人尋味的一個問題。論到共產主義的危險性，日本人的恐怖，較之中國人只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在中國還沒有「反赤」這個名詞以前，日本人早已在嚴密防止過激黨的宣傳。然而她到現在竟要拼命和這共產主義的俄國聯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她把「共產主義」和「蘇俄」是分別看待的，共產主義雖然不為她喜歡，共產主義所統制的八百一十八萬六千餘方哩面積一億四千萬人口的偌大一個國家，她却十分感覺有密功聯絡的必要。

日本近年聯俄的企圖，自三年前後藤新平赴俄邀請越飛來日的時候便已積極的進行，到近來更非常昭著了：在俄國航空隊遊日受熱烈的歡迎後不久，便又有久原房之助等一行往俄德致察情形，未幾又有後

藤新平子爵等藉致查經濟專使名義往莫斯科去和俄人接洽，到最近聽說前南滿鐵路理事大藏公望，又以研究食糧問題於上月二十一日到俄國去了。

這些人的相繼負特殊使命而往俄國，其真正的用意究安在呢？電通社本月九日的東京電稱：久原現已返國，訪問田中首相，報告訪歐之結果，於對俄及對德政策，將發生新傾向云。這裏所謂「對俄對德政策將發生新傾向」，換句話說，便是日本極欲拉攏俄德，當無待說明了。日本何以要和俄德接近？據外間的揣測，以為日本將與德俄協約，結成三國同盟，以免陷日本於英日同盟取銷後孤立無援的地位。而又有有一種說法，則以日本擬與俄德兩國極力為經濟方面的協定，以便增進日本的國際貿易。不過據我們看來，日本要和俄國拉攏，除此種目的外，恐怕還想乘機解決滿蒙問題，使兩國在滿蒙方面的利益不發生衝突。

蓋自田中首相採取積極對華政策後，向來為人注目的南滿方面的发展，已有逐漸移轉於北滿方面的傾向；但北滿為俄國勢力範圍所及，

她當然不能令日本壟斷利益，勢必要與她共同協商；而俄國自歐西的外交失敗後，遠東方面去年又受中國反共運動的致命打擊，於國際局勢上其感覺孤立當更不下於日本，自然對於日本倡議的提攜政策，尤樂意承受了。這只看後藤新平等沿途受蘇俄要人之歡迎，便可知俄人心目中已經有了很好的諒解。俄國因為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在外交方面，一向抱着「拉攏鄰邦」政策，我們看她對於土耳其、波斯、波蘭、阿富汗、蒙古，以及半年前之中國，都敷衍得很好，便可知其對外政策的中心所在。現在呢，她和中國的關係雖然惡化，然而她總還沒有忘情於中國。滿蒙的疆界，和俄國最為接近，她便最先想要拉攏和她一致：外蒙古的大部份歸入她的勢力範圍是不消說了；而東三省的當局，固明明為搜查北京俄使館的主動者，她卻毫不計較也。想與之接近了。我們試思：因日俄兩國之結合而處分滿蒙問題，滿蒙一就其範，則中國又將成何種現象呢？

此外在日俄提攜的關係中，日本還想對於大陸方面之經濟擴張問題上得一滿意的解決。例如開發西伯利亞問題，漁業協約問題，擴充北樺太島利權問題，以及關於日俄商約締結，交換海濱省權利等問題，這都是日本人所亟想與俄國妥商解決的。就中關於漁業協約交涉，據東方社的最近消息，此次因後藤子爵遊俄的斡旋，頗奏功效，已有非常之進展；俄國方面對於日方之希望大致容納，所餘者僅所謂俄國國營漁業公司不得與日本漁業家競爭之問題罷了。不過這點也非重大問題，

故近已發見妥協點，傳數日內即將簽字云。這樣看來，後藤這次使命的重要，可也值得稱羨了！

至於日俄聯合而更參加德國為一大團結，這在理論上也未嘗不可能，如日本某外交官在某月刊中所稱：

「歐洲有分裂為兩大軍營之危險；若不幸而竟成事實，則日本與俄德兩國之關係將於無害之商業經濟條約中，得着巨大之政治結果；而日德俄三國之結合，或於一般人覺察之前，已經成立，亦未可知。」

這種觀察也頗有一部份理由；但是這也只能就經濟上的結合講，比較還易，若政治上的關係，日德在東亞的夙怨未消，一時恐還難以說到哩！（育幹）

## 德奧合邦問題

奧地利這個戰敗國，自經和約的限制阻礙她的發展，她到底還能生存與否，已久為一般人聚訟的問題。以維也納那樣的都城，我們知道牠也不亞於其他世界各都，原應屬於一個繁榮的國家的才配；可是現在已僅成爲一小小區域的主腦，莫說發展，連維持都有點維持不來了。倫敦的新政治家雜誌記者嘗譏誚牠好像一個大戶人家的邸第，忽然主人收入銳減，牠也就變成破落戶的樣子了。我們回想到維也納的盛時，牠本是面積二十六萬一千餘方哩，人口五千餘萬的舊奧匈帝國的

首都，爲政治產業通商文化的中心；到現在在偌大一個帝國只殘存三萬二千餘方哩的面積，人口也激減至六百萬。可是在這六百萬的人口中心，維也納市倒佔去了二百萬，因之財政經濟方面，都感覺得非常窮困。上次（去年七月十五日）維也納市的大暴動，大半原因卻也要算是社會民主黨人利用生活壓迫的關係所激成的咧。

奧地利現在的處境既然這樣的艱難，因之德奧合邦問題也就隨之以起了。這種事情，雖然爲許多國家所不願意，卻也是「實逼出此」的問題，所以有許多對於牠倒很表同情。就歷史上看來，歐戰的責任，大部份固然要與匈帝國去負，但是也還有的確可以原諒的處所。英國官場中人和一部份輿論界便多替匈牙利表同情，常常大聲疾呼來鼓吹那不可能的疆界重整論，以爲這或足以致歐洲於安定。因之他們時常對於匈牙利爲財政上的幫助。至對於四分五裂的奧地利，頭大體小好像蝌蚪似的畸形國家，表同情的就更多了。因爲匈牙利尙還有侵掠的痕迹，奧地利卻真是聽天安命的國家呀。她的處境，真只有坐以待斃。幸從前國際聯盟還憐恤她，盡其力所能及，借給她一筆款項來救救窮困。那時她也想振刷精神來過她的獨立生活，無如她的四鄰——她們原先還是奧地利的一部的，竟不替她做好，既沒有給她什麼優惠的商約，也沒有給她一個自由港口。所以弄到現在，她又只好傾向着德國了。依着她傳統的習慣，弄到走頭無路時，遲早之間，她總不免要和德國併合的。

現在兩國的人心，都常存着德奧合併的意識。本來奧地利的法典完全是抄自德國法律，而軍事動員規律也和德國一樣。他如電話電報，郵政等關係，兩國收費也和國內一樣；看來除卻農產品外，兩國的關稅也似乎有密切的諒解。各種工業也都連合於同一的「加迭爾」或「托辣斯」；便是智識階級的團體，德奧兩國也是常常互助合作的。教授，學者，著作家，音樂家也常常屬於同一會社。

當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間，那正是休戰以後，維也納的臨時議會會宣稱贊成將奧國附屬於德國，那時的協約國，以德國在大戰時受了損失，現在卻要替她平空增加六百五十萬人口的居民，八萬三千平方公里羅米達的土地，這真是從那裏說起呢？所以羣起反對。她們反對的理由，還不僅是感情問題，特權問題，尙恐因此而造成一個更大的德意志，那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法國因和德國是世仇，她便首先感覺壓迫，首先反對；意大利也恐這樣一個大德意志成功，她的疆界就會有三百哩長的地方兩國與共，她就會很容易侵入亞德里亞海。如此，意大利若非和德國結爲同盟，就只有和德國對敵，但無論走那條路都是很危險的。就第一種情形說，以意大利之野心，德意同盟在勢爲不可能；便能成爲事實，意國也恐只有受德國之統制的，那麼歐洲的和平，又會要大大的遭擾亂了。更就第二種情形說，意大利若非努力設法聯合他國以與德國對抗，恐怕也不能成功。最後就「小協約」國來說，她對於德奧合邦也不能坐視不顧的。小協約年來受意大利的陰謀搗亂其實力如何誠難說

定，但總不能不設法抵抗。我們想捷克斯洛伐克總不致坐以待斃來投降德國吧，她定會極力設法激起列強德意兩國就會首先幫她的忙，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也許因這事為生死關頭，起來抵抗這東侵的德國新勢力。良以德國聯合奧匈而東侵，這是極為可能的事。

德奧結果的關係，既是這樣的影響重大，歐洲的政治家其將何以處此呢？若聽其自然，則奧國因經濟財政的困難關係，將來終必有與德國復合之一日。否則亦當設法勿令其財政經濟陷於絕境，不然的話，哈伯斯堡的古都固為日爾曼帝國時代省分的名城，歷史上固已昭示我們了。（育幹）

## 又一華僑慘殺案

中國人真不幸，生在今日多難的中國，遍地荆棘，到處都不能夠安身；濱海一帶的人民因地域和歷史上的關係，只好紛紛向外面去移民；閩粵等處的人則多往南洋羣島跑，直魯等省的人則多向東三省和朝鮮等處謀生。他們滿腔懷抱，以為寄身於政治比較安定的處所，或可不受內地紛亂的影響，而安安靜靜地過活，卻不料近來在事實上也都呈一種相反的現象。荷屬東婆羅洲生瓦埠的慘殺華僑案和法屬安南海防的慘殺華僑案尚未了結，（參看本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期國際最近兩大慘殺華僑案）而據最近報載，蘇俄又有對於華僑拘捕毆辱及種種虐待的事。（本埠俄文上海 Farya 報謂有華僑百人被圍捕毆

打驅逐出境，赤子回華，不准再履俄土，否則處以死刑，此種野蠻舉動，係故意報復中國虐待俄共產黨起見；不過此說刻尙未能證實。）現在朝鮮且更以大規模的慘殺華僑開了。

朝鮮這次排華風潮，比以上數案恐怕還要重大。據說風潮之起因，係由朝鮮人藉口報載東省官憲壓迫朝鮮農民，便一致起報復運動；加以新幹會及其他思想團體的宣傳煽動，遂鬧得這種結果。但依我們的推測，這次案件怕要和法屬海防的慘殺華僑案一樣，背後都是有鼓動的人，而這種鼓動的人不消說是和日本政府很有關係的。日本政府何以要鼓動這樣的風潮？內幕也很簡單：便是日本政府久已苦於人口食糧問題之不得相當解決，自併吞高麗後，便積極的向該處移民；近年移民的運動更轉變一個新方向，即一方面以日本的人口移向朝鮮，卻同時把大批的朝鮮人驅往東三省。所以近年奉吉邊界一帶的朝鮮人致達一百五十餘萬，便是日本這種移民政策的結果。不過移民到東省來的朝鮮人本是為日本所壓迫出來的，他們到了中國，因歷史上的關係，很多願意改入中國的國籍，這一層卻不免令日本政府不甘心。她之所以不甘心的原故，也並非覺得喪失這樣一部份的人口，對於國力上有什麼損失，實際上還是害怕這般朝鮮人改入中國籍後，更可以暗地活動來進行他們的獨立運動和復國運動。原來雜居東省邊疆一帶的朝鮮人，本多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在內，他們因地域複雜的關係，久已把這帶地方當做他們陰謀獨立的策源地，這正和近來馬其頓獨立黨人伏處保加利

亞與南斯拉夫境界的情形一樣。這是最令日本政府不安的一件事。

於是她便想出對付的方法來了。她一面收買無聊的朝鮮人，來替她作佞鬼，專門在東省邊疆一帶，無事生風，以激成國際交涉，一面卻大作反宣傳功夫，說中國是怎樣的壓迫朝鮮人。其實中國人對於朝鮮人，因為他們是亡國的難民，平常都是很表同情的；不過偶因少數無聊鮮人居然忘卻自己的地位，而以日本大國民自居，對於華人常常表現趾高氣揚的氣象，這不免令我們以難堪，我們中國人漸漸的厭惡他，也是常有的事。加以近來北滿一帶的朝鮮佃農，每有抗租不繳的事情，當地政府自然要加取締。這樣一來，日本便以為有機可趁了，大大宣傳煽動的結果，便居然製造成功這次鮮人排華的暴動。

我們現在對於這次暴動的事實略加申述：這次排華運動自上年十二月七日以來，羅北、全北、忠南、慶北、京畿、平南、平北、咸南各道便已相繼發生。起初尚只各處發見排華講演，亂造謠言，說東省怎樣驅逐韓僑，現在我們要怎樣的報復；不久便有多數鮮人紛紛聚集，各持棍棒尖刀（幸未持槍，所以不持槍之原故，因日本對於鮮人當作亡國奴看待，素不許其有槍）闖入華僑商店，逢人便打，立逼出境；華商閉戶者，也都被搗毀，洶湧撞入。綜計羣山里、里豆溪、金州等處所毆殺的華僑，三十餘人，重傷的五百餘名，輕傷的不計其數。間有逃出登車者，復被揪下毆斃，無一倖免；一般警察也熟視若無睹。其他金堤、參禮、成悅、黃登江、景連山、淪大連、舍泉、光洲、新泰、仁安州、載寧、陝川等處都羣起響應，聚眾尋毆，華人被迫無路，哀求日警保護，日警也置之不理，朝鮮警察更多助桀為虐。華人至此無可如何，惟有四散逃走，以逃至仁川者為最多，約計五六千人。中華商會又恐重演慘劇，乃請日警署保護，日警署以未奉上官命令，相推諉，華僑無奈，乃力謀自衛之策，聚華僑羣衆各持木棍，守衛中國街口。十四日晚八時，鮮人七百餘名忽然持械圍攻，一夜之間，連攻八次，華人受傷者頗衆，卒因防守嚴密，未能攻破。次日天明，鮮人始退。十五十六兩日又屢攻屢退，終未得逞。鮮人憤無可洩，遂赴距仁川不遠的三里寨，蜂擁扑入。該寨華商二十餘家，華人三百餘名，房屋均被搗毀，貨物也為搶掠一空。計毆斃華人十三名，重傷四十餘人。這便是此次大慘殺案的經過。

在這次慘殺案中，尤為慘酷的事，便是據奉天東邊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報告：『裏里鄉間有華人老圃劉某，懼禍潛逃，韓人由車站尋獲，數十韓人，分持劉某四肢，碎劈身軀於站旁，直同五車裂屍之慘。又有參禮驛，謙益成號司帳華人王某，及曠夥數人，既被毆死，復剝腹剖腹，挖取心膽，慘狀不堪入目。又三里寨被毆斃華人中，有二人眼珠均被挖出。』這些慘無人道的暴行，不意於日本軍警監督之下，居然發生。其內幕也就可窺見一斑了。

現在排華風潮，聽說因中國的抗議，日本已允嚴加取締，而駐朝鮮之總領事亦已向朝鮮總督府外事科嚴重交涉。但這種官樣文章能否發生甚麼效果，卻未可必。而在朝鮮一般劫後餘生的華僑，已覺得不可一日安居了。搭船奔回煙台一帶的，其淒涼情況，真如古語所謂『茫茫若

喪家之狗，』只不知政權尙未統一的我國當局，對於這事有不有一種辦法？若照一般的國民見地看來，如果「高麗志士」對於這事沒有一個補救善後的辦法，恐怕以後中國人也要把同文同種的朝鮮人當作一般亡國奴看待了。（育幹）

## 第六屆全美大會開幕

喧傳一時的「全美會議」（Pan-American Conference）於本月十六日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Havana）開幕了。這時際正是美國與尼加拉瓜兩軍爭鬪正酣的時節，也同時是拉丁亞美利加全體小共和國對美國感情極緊張的時候，不先不後，這位帶着「金大拉斯」王冠的和平安琪爾柯列芝總統，乘着威武的戰艦，下降到這山明水秀的海上仙山，來討論全美洲的親密國交問題，這是怎樣一幕好頑的喜劇呀！

我們要問全美會議的內容是怎樣，還得略為說明全美會議的歷史。全美會議這次是第六屆了。第一次會議尙在三十九年以前。時當一八八九年，由美國政府牒請全美各國政府派代表赴華盛頓參與會議，當時所討論的，大都關於商務方面，其主要的結果即由這次會議中的各國合組一執行機關，即所謂「全美事務局」，設在華盛頓，以美國國務卿（美國代表）為固定主席。到了一九〇一年又在墨西哥開第二次會議，結果也議決了七八案，另外還規定全美會議每五年開一次會，

即以此會為亞美利加政策決定之常設機關。到一九〇六年於是又開第三次會議於里約熱內盧，討論問題大體和上次相同。到一九一〇年又開第四次會議於阿根廷的首都。這次會議議決了關於通商方面四個協定案的採擇，並把「全美事務局」的規模擴大，而改為「全美協會」（Pan American Union），專為準備議案以備下屆開會。下屆的會期本為一九一六年，因歐戰便延期到一九二三年，才在智利的聖蒂亞哥開第五屆全美會議。這次會議把各種議案關於政治、司法、衛生、商業、農業，及教育方面的都交各委員會討論，這次最惹起世人注意的有兩件事情，便是全美協會委員會的改造問題和全美國際聯盟問題。原來全美協會委員會的組織按照上次決議，由美國國務卿和駐華盛頓全美各國外交官組成的。凡欲入會的國家，須經美國許可，這是很不公道的事，所以科斯泰里加全權委員提議要修改，但以美國的把持，終致否決。其次全美聯盟問題，乃是烏拉圭的總統所提出，意欲將美國所提倡的傳統的「門羅主義」的範圍更為推廣。牠的組織雖仍係根據全美協同的原則，不過牠不僅反對歐洲帝國主義之侵入美洲大陸，並且也防止美洲內部國家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提議顯然是針對美帝國而發的，美國代表自然反對，終於弄得一場無結果而散會。我們就上述的事實看來，全美會議的性質當可得其大概。雖然在理論上，美洲的政治家與學者對於全美主義的解釋有種種的不同；而比較能够代表美國政府的觀感的，我們可以拿威爾遜的話作代表。威爾

遜在一九一五年曾解釋「全美主義」(Pan-Americanism)謂「全美主義不過是全美各國對於世界事件只形成一個政治單位的事情。」換句話說，全美主義是顯然屬於亞美利加洲的政治協同運動可無疑義了。

不過在事實上，像這種全亞美利加政治協同的運動可能行之有效麼？在二十年前，拉丁亞美利加的小共和國猶把 Uncle Sam 當作敬愛的老大哥看待，希望老大哥幫忙來打倒在中南美的歐洲的帝國主義；那時帶着「門羅主義」面具的 Uncle Sam 自然具着「捨我其誰」的態度，因而拉攏拉丁美洲的諸小國以主持全美洲的霸權，自是極爲容易的事；可是近年情形不同了——大不同了。因美國的「門羅主義」一變而爲「帝國主義」，拉丁美洲諸小共和國便首當其衝：例如對於尼加拉瓜歷來的武力干涉，對於海地代其國的政治經濟管理權，對於聖多明各因不能還債遂控制她的政權，對於南美 A, B, C 三大國的經濟侵掠，以及其他各國種種陰謀詭計，都足以促成拉丁美洲的民族運動來反抗美帝國主義。拉丁美洲國家既起了這種反美感情，便常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這樣看來，這次會議的前途也就可逆睹了。

這個會議，照常要開五、六個星期，其最後的結果如何，要待大會畢後才見分曉；但是現在於開幕的時候，我們便已遇着幾個深刻的印象：第一便是阿根廷傳出半官消息，謂「古巴京城開全美大會時，如議及尼加拉瓜問題，則阿根廷代表不武斷尼加拉瓜與美國之關係，但宣佈尊

重其姊妹共和國自治與獨立權利之習慣不相違背之原則云。」同時哥倫比亞共和國總理告人也說「已訓令出席於全美大會之哥倫比亞代表，在討論美國對尼加拉瓜之態度時，嚴守中立云。」這顯然爲中南美國家對於美國尼加拉瓜政策一致攻擊的先聲。這種情形正和上次全美會議開會的時候，墨墨關係正在緊張，拉丁美洲諸國都表同情於墨西哥的情形一樣。其次，在全美大會開會時，墨西哥代表提案：全美協會理事會主席不宜專屬美國，宜由各國按照字母次序輪流擔任。這也是顯然要推翻美國盟主的地位。據路透社消息，這個議案事前美國駐墨大使且加疏通請其不必提出。詎知墨代表竟行提出，雖議案未曾通過，美國總已覺着面目無光了。復次在會場中還有一件令人起一種特別感想的事，便是當國際公法委員會討論「應禁止美洲任何國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之建議時，以實際上有困難，僅通過一議案，贊成一國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之原則。這還不算得奇怪，所最奇的，這議案還要先得美代表團的同意，才提出，然後得全體一致的投票。我們專就這件事來看，已可想見美國操縱大會情形之一斑了。以後的事待將來閉幕後再說吧！(育幹)

## 法美非戰條約

法美非戰條約的談判，開始於去年五、六月間，即在三國海軍會議以前。最初是由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非正式向美國提議，希望消滅兩國

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開始交涉締結確保永久和平的條約。美國對此提議，表示贊成，由國務卿通告法政府，準備談判。其後大概因為海軍會議，裁軍會議等忙個不了，二國無暇注意及此，不聞有進行談判的消息。直至去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政府乃以覺書送致法國，除對於白里安所提議的「法美永久友好條約草案」表示同意以外，又說：「美國政府歡迎可與世界各國政府協力的任何機會，以謀防遏戰爭，且重新誓約對於仲裁的堅信。」願與法國訂立新仲裁條約以代一九〇八年所訂著名的路德仲裁條約。但美政府以為「此種『不戰宣言』」不當僅以法美二國為限，如外交總長白里安之所提，倘能更進而求世界列強，一致加入，決定國策，宣言廢戰，則於世界和平，當能更為有意義的貢獻。」從這覺書，可以知道美國的意思，是要邀請世界列強共同訂立一個非戰條約，而不願僅與法國訂立類似於同盟的條約。所以美國除了法國，又把這覺書抄給英國政府看，又由駐日美使正式提交與日本政府。因此本為法美二國間的談判問題，現在擴大而成為世界列強的強戰交涉了。

美國這樣的提議，當然不是法國提議的本意；蓋因法國所希望的，是單和美國訂立一個非戰條約，換句話說，法國遵守她的大陸同盟政策，希望與美國也訂立一個同盟。不過這和美國的所謂門羅主義的傳統外交政策不相融合。美國的意思，如法國要訂立仲裁條約，沒有異議，要如帶有同盟性質的條約，卻是反對的。聞洛覺書中所以提議邀請世界

列強一致加入，就是要想避去舊式的同盟組織而代以新式的聯盟組織。上院議員波拉提議英、美、法、意的非戰會議，也是同由這個觀點出發。美國的覺書發出以後，法國的輿論，果然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說：美國的提議邀請列強一致加入，是侵越國際聯盟的範圍的，是和國際聯盟衝突的。現在已經有了國際聯盟，誰都應該加以擁護，謀其擴展，何苦再訂立這樣二重的同樣的國際協約以阻礙聯盟的發達呢？

這個理由，倒還充分，不能說錯。因為美國如果真的希望世界和平，何妨自身加入國際聯盟，助其成長；今放着現存的國際聯盟，不去擁護，卻另起爐灶，來提倡非戰聯盟，難免要引起世人的疑慮，以為美國在設法打倒國際聯盟了。有人說，美國不肯加入國際聯盟，是因為聯盟會章有與美國國內法抵觸的地方，那麼難道締結非戰同盟，締結與國際聯盟同樣性質的聯盟，就沒有抵觸嗎？倘若美國處處顧慮要免除這樣困難，那麼非戰條約縱使有成，決不能得良好的效果，也不能有何等的權威。照此說來，美國的提倡列強非戰聯盟，是否誠意，尚有可疑，也許是因為法國提議法美二國非戰條約，美國不願，所以特設此一番話，宛轉拒絕，亦未可知。即令美國真心實意，要提倡世界列強非戰聯盟，而法國已首先反對，美日二國的態度，尚未明白，其能否有成，亦未可必。不過在今日裁軍事業，不易進行，歐洲政局搖搖不定的時候，得有世界第一大國的美國出來提倡非戰聯盟，於促進國際和平，多少總有一點供獻，不能說他是無益之舉啊。（幼雄）